

重点  
阅读

## 近地飞行或不停旋转的冰舞

□唐晓渡

必须承认,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还很少有哪一本诗集能像赵四的《消失,记忆》一样,给我带来那么多意外的惊喜。恍若一个术后不久的白内障患者,在一座从未去过的花园里被解除了束缚,不得不一边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那扑面而来的陌生新世界,一边说服自己,将眼前令人目不暇接的朵朵诗之奇葩,领会为身边发生的小小奇迹。我没有在意这一比喻有太多我素所不喜的戏剧化色彩,因为非如此就不能表达那过于强烈的反差,或过于陡峭的跃升感刺激下的一时晕眩。这令我再次确认了一位哲人所言,在这个时代,除了诗歌不会发生任何奇迹。

当然,“奇迹”云云只是临时命名,当不得真。突然绽放的光芒会造成加速度的幻觉,诗却只能在似水流年中被逐行逐句写下。对诗来说,真正的不可思议并非“竟然写成了那样”,而是“就写成了这样”。其间,也只有其间,才蕴含着人与诗相互发现并彼此生成的秘密。那最初的一瞬,佛家谓之“觉悟”;而它所标示的精神临界点,即是纪德笔下的“窄门”向诗人豁然开启的时刻。《使徒》一诗被用作诗集开篇于此显得格外意味深长。我相信,正是在这首诗中,赵四留下了她于那致命的一刻告别旧我的背影:

我虚有其表/像一篇传奇小说的材料/其实我只有几个颠沛流离的词/起伏如诗歌

无论她当初写下此诗时有多么漫不经心,也无论其语气多么谦卑平淡,都不会影响我们辨识出其中深藏的某种狂喜,那种只有经历了灵魂的裂变,意识到内部已然脱胎换骨才会有的再生的狂喜、磨命的狂喜。在另一首题为《忏悔》的诗中我们同样能辨识出类似的狂喜,虽然其发话人的位置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且多出了一重自嘲自警的意味(成为作者,就意味着成为“世界中心”。无知的人啊!/这既是你的应得,亦是你的不幸);而终于使之从暗中涌动成为直接告白的是《光》。我们说不好在这首诗中到底是光的排阻而引发了无可遏制的狂喜,还是令人出离的狂喜招来了那么多的光,倒不如说二者混而不分,同为主角:

身体在飘远/感官在飘远/世界在飘远/多好呵/一扇巨大的白门/涌进的光那么亮/那么多/比一颗小行星还多/比铁还重三倍/比水晶还硬七度/肉身如何承受这照耀

《使徒》中对诗歌主体和诗人身份的顿悟,《忏悔》中曲折表达出来的浪漫主义雄心,由此而自我揭示出其背后更为广阔幽深的关联。比如书中从“小犬”的出生——小山的出生开始,而以“冲天炮”的死去——城市中含笑死去作结。这种巧妙的安排,看似无意实则蕴藏着整个故事的主题和基调,是对从林都者吞噬弱打者青春与生命的血泪控诉,也是作者对打工人归宿充满乡愁式的反思。作者所谓的“打工”已经超越了打工者的局限,而是对过渡时代宿命式的深切关怀。尽管《打工外传》所呈现的是人物的苦难,但其悲悯的却是众生百态的存在苦难。这种关怀与思考几乎渗透在每一个精心结撰的叙事结构中,为整部作品奠定了



喜,仅仅是因为她在懵懂中突然看到了生命和诗可能的内景:那么多汹涌漫射的光,只有灵魂的获救和创生才当得起。

不错,成为诗人,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源,哪怕只是最微弱,最黯淡、最不足道的一点磷火。或许,赵四正是听从这一诗的绝对律令发明了“火柴人”的意象。毕竟,像《光》那样巨大炫目的超验场景并非人人都有幸得遇,但再普通的读者,心底也必定藏着一个“火柴人”:

此后,我们选择各自要走的路/一小把火的作为/各燎各的荒原,各点各的星辰,直到/成为风中残烛,池电耗尽/直到某一个瞬间/千般不僵化为怀念/所有在局限中的人皆要等待/传说中的开悟来临/旅程涌来,忧伤涌来/没有任何一株白桦树被忘却/没有任何一匹骑着野马的风被删除/从紫禁城到斗兽场,从恒河沙到各各地/你是被万物指向的磷火一点/也是包含万物的一根直线条

一首本该内含着对话要素的赠别诗,却被径直写成了一首旁若无人 的自白诗。以如此急切的方式处理友爱主题,使我倾向于将其视为一首源于狂喜的变奏曲:更为亲近的话语,同样浩大的心事。“从紫禁城到斗兽场/从恒河沙到各各地”给出的四个经典地名,不仅代表了广阔的东西地理疆域,也包含了历史和文明、现实和精神的剧烈冲突,正如“恒河沙”(典出佛经)和“各各地”(典出《圣经》、耶稣受难之地)不仅以其灵魂救赎的向度支撑着本诗开头那种不惜燃光耗尽的抵死决绝,也暗示了《使徒》中那似乎突然被意识到的身份变化其来有自。而作为全诗聚焦的末两句,其“被万物指向的磷火一点”和“包含万物的一根直线”,难道没有在完成“火柴人”这一不

朽意象的同时,也借助一点一线这种被抽象到极致的符号(它们在那根线)一诗中关系到的,可是宇宙的起始和终结),立足更为内敛和辩证的视角,既阐释了何为《忏悔》中所谓“成为作者,就是成为世界中心”的诗学内涵,又重申了其被曲折表达出来的浪漫主义雄心吗?

我希望这里的“浪漫主义雄心”不致被片面地理解为一个“大词”,为此不妨特别关注一下诗集中堪可并举的两首诗。首先是《坠》中那个依栖立于自己谷底的人,那根“枯瘦如兰的手指”。在这根手指的上方,那状若深谷且“痼疾重重”的,与其说是我们的现世,不如说是由无穷的野心、争斗和失败构成的另一重生命内景。那么,这个人是否正是一个“火柴人”?而当她(他)坚持为我们指认“世界是供人们发现灵魂的深谷”时,是否也在说,在判若云泥的两重生命内景之间,其实只隔着一根火柴的距离,但要穿越这短短的距离,灵魂却必须乘上自己燃烧的光做向上的垂直飞行?

当然,让获救的灵魂在不断断的飞行中持续生成,从来就是诗人存在的“第一义”。问题仅仅在于,一个认命如宿的“使徒”怎样使他(她)灵魂的飞行成为诗,或怎样在他(她)的诗中飞行?显然,这里更有说服力的,是一幅更有世俗意味的日常图景。就此而言,不妨把《乘》视为《坠》的姊妹篇。在这首诗中,深谷被旋转了90度,变成了大水盂般晃荡着的地铁车厢;那个立在谷底的人被还原成颠簸其中的“我”,“一粒小颗粒的水珠乘客”;而所谓“世界是供人们发现灵魂的深谷”,也由单向的指认转为双向的互动,成了在“我”与无所不在的“你”(人格

化的神性)之间隐密进行的一场具有恋爱性质的能量交换游戏:

我无依的灵魂水母般向你张开/透明,无辜,不知道自己身带毒素/它只在你的凝视中感到亲密温暖

无论调性有多么轻柔,并且自处女性的弱势,“水母般向你张开”初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攫取意味。奇怪的是,当“我”完成对“你”略带犹疑的倾诉和辨认,开始吁请对方的“吮吸”,以至“愿在你的怀中脱水枯萎”时,所表现出的分明又是奉献的情怀。这当然不是因为奉献更高尚,也不是因为“我”自认与“你”有同构的呼应而无需在乎彼此,而是因为共守着一个能量转换的默契:只有把“我”体内那“过于喧嚣的疏离”吮吸尽,“我”的灵魂才能与“你”合而为一,而那时,“将会有一团银亮/允诺给你/一架自你的掌上冉冉升起的/属灵的近地飞行器”

“属灵的近地飞行器”于此兼有被造和创造的双重性质。它精缩了一个日常版的神话,其中既荡漾着安泰和维纳斯的倒影,又溶涵着一个当代诗人的梦幻。作为对神性的回馈,或许没有比这一由点化作品得来的意象更能表达赵四那激荡于人神之间的诗歌立场,更适合描述其写作姿态的了;而在在我看来,这也是对我特别在意的那类诗人最好的集体命名。“属灵”,是说其飞行的能量必源于神性;“近地”,是说其飞行的区间必不离人间。诗歌写作由此成为虚无和万有、自由和担当、目标和载荷、升力和重力在语言中的博弈,而所谓技艺,意指令这一切达成某种危险的平衡,即把灵魂飞行的狂喜转化成精准舞步的能力。我们在《恋舞》一诗中听到的,正是这样的近地飞行在人群中发出的声音,那是生命本性的同情、伤痛、悲悯、渴求,以及在《乘》中秘而未宣的幸福感的回响:

那些疲惫的脸也是我的脸,/那些无望的心也是我的心,/那些挣扎的人也挣扎在我的体内,/这个漏洞百出的世界也是我不得不披挂的衣衫,/而那些貌似幸福却取悦不了我渴求的灵魂。/在创造的神性每一次欣悦的闪光中,/我都看见承接秘密流转的幸福,/伸开它巨大辉煌的凤凰羽翼,/在残酷的生存之舞中,/安慰地稳稳托住了我的腰身。

在《路遇》《瞬》《在一道闪电中》《厮景》《热度》《听》《雕水》《回音》《不腐》《指环》《劝导》以及《浮生绘》等更能体现赵四所谓“不停旋转的冰舞”特征的作品中,可以听到它层次更多也更复杂的伴声、变奏和回响,从而表明她所设想的一种“个体的声音诗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被构建得足够结实。在我看来,能真正真正有力探索的当代诗人不多,而赵四已据此一跃进入了他们的行列。

《消失,记忆》,赵四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 开卷絮语

接到高丽娜的散文集《暮色降临》,是去年的仲秋时节,推开繁杂的俗务静下心来赏读,却是最近的事。这部饱含青春的惆怅、盘结亲情、乡愁弥漫而又向课堂的散文集,触发了我诸多的思绪和感慨。

高丽娜是从苦裂、荒芜的西海固走出去的作家。也许是我跟她同属于西海固这一地域共同体的缘故吧,她的乡愁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对于我们这些出逃故乡的人,故乡情结无处安放。过去曾多次读到她言辞恳切的怀旧和对故乡的思念,每每读之,都无不让人动容。人如飘萍,亦如草芥,回不去的故乡,是每个游子无法忽略的心病,如老家那醇厚的罐罐茶,有苦涩,更有回甘。今读《暮色降临》,我被她带回到那片久远的黄土地,站在那春风拂过的山梁上,谛听那遥远的河岸飘来袅袅的“花儿”,沿着时间的河流,再次感受西海固的沧桑。回望生命的始基,让她在她浓浓的乡愁里千百回转,唏嘘感叹。

近年来,关于乡愁的文字铺天盖地,特别是随着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让几千年来持守的土人如飘萍般四散流播。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个地球上最浩大的人口迁徙和城乡裂变,与传统农耕文明脐带相连的中国人,都陷入乡愁的茫茫雾障之中。“记住乡愁”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倾诉。没有办法,我们经历的这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在这样的社会,以前由传统宗法制度所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性结构解体了,而几千年来由传统文化所形塑的集体人格却作为集体无意识,注入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由此所带来的观念冲突和伦理价值的裂变是巨大的,带给我们的是无边的孤独。我们都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在同一个单位挣钱,挣完钱各回各家,谁都不知道谁往哪里。乡土社会瓦解后国人精神存在的境况就是灵魂无处安放的漂泊感,由乡土提供的生活经验和幸福体验已荡然无存。没有办法,面对回不去的故乡,“我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被流放,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而我们并未被流放,但我们却在流放的路上。我们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有文字了。因此,“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于坚语)

《暮色降临》作为高丽娜“最后的故乡”,我仿佛看到了盘居着老树根的暮色乡村,看到了炊烟下母亲飘荡在大风里的缕缕白发,听到了村头那“几回胡琴见明月”的凄恻。暮色真的降临了,那是一个结着丁香花一样惆怅女子的一支思乡曲。小镇面馆里“芳香的味道”,“韭菜叶环”里我的小妹,如风岁月里那个宁静的黄昏,那个宁静的女子……这一切都会给远去他乡的游子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和牵挂。漫天飘飞大雪的故乡,“人啊,大雪之上,你的村庄端坐旷野,坐在我的心上”。而我,在这白雪落下来,让久违的故乡的袅袅炊烟升腾在一天天老去的异乡人的心中。“老枣树”《雪落村庄》《院月光》《冬至前夜》《只是黄昏思乡爱》《等你回家》《冬日里的温暖》《一席窗花》《年关》《春联》《父亲的二胡》……这些生不死的乡村元素,成为作者最深情的守望,流淌着作者切肤的感伤和思念,读后令人难忘。

我们都是异乡人,都有怀乡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眷恋故乡的人是怀着敬意的。但同时,我对一味地“乡土抒情”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从乡土文学这几十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时代在变化,现代性社会形态早已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但我们的一些作家总是固恋乡土,写“古老的诗意”,无视乡土崩塌的现实,视界已经太小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暮色降临》这个集子里,我看到了高丽娜乡愁书写后的自我超越。姑且称之为她精神的回乡之路吧,这对高丽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文学是人文,文学烛照的精神世界均来自于作家对现实的热望。来源于作家的精神在场。让我们注入了人的精神和灵魂高度的文字永远是本无之本、无源之水。高丽娜从个体经验的故乡情怀里抽身,返回精神高地,回溯自己的灵魂之旅,于是,我们看到了她的朝圣和悟道。“纸上的江湖”辑是高丽娜进行自我超越的集中体现。在她的笔下,读者看到了董桥、刘亮程、素素、安妮宝贝、米兰·昆德拉、珍娜·布鲁姆、迟子建、海子、李清照、苏东坡等这些古今中外的名家不一样的精神世界。高丽娜的文字智性、灵动,视野开阔,远思笔触,能捕捉这些作家笔下独特的精神潜流,让读者感受到他们文字背后不一样的体温。比如,读阿诺什·艾拉尼的《没有悲伤的城市》,让我们感受到在孟买这个苦难的城市里,把苦难打磨成阳光,并静待花开的祥瑞;读《那些拯救我们的人》,让我们感受到了珍娜·布鲁姆笔下的安娜,在饱受孤独和痛苦的折磨中如何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完成自己灵魂的救赎。这些都是高丽娜实现自我精神超越的优秀之作,有着不一样的思想含量。

最重要的是高丽娜是一位教师,设坛布道,教书育人是她的志业。因此,高丽娜的精神回乡之路同样是一个布道者的修行之路。她在传道授业的路上,沐浴着先辈恩师的教诲,承继着前贤楷模的道统,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精神境界,成就她文本里静美的华章。因此,她的精神回乡之路,不同于她的故乡回归之路。故乡的回归之路让她不堪其情,但精神的回乡之路却让她一路鲜花,丰盈着她美丽的精神世界。

语文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门文学课,是人文教育的基础工程。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面对的是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未成型的青少年,在他们的心灵种下真善美的种子,对其一生的理想 and 追求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这让我想起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个有点叛逆的孩子霍尔顿。霍尔顿曾告诉妹妹,他想要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一群小孩子。相信也有很多人拥有过类似的理想,但在这个消费主义和欲望蓬勃的时代,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你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高丽娜坚守教坛20多年,从她的学生以及她获得的荣誉看,她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她把精神的高度植入了每个孩子的心中,她把人生的诗意和美好通过语文,镌刻进孩子纯净的心灵。收入这个集子中的“诗意校园”里的一组散文,如《灵魂的星空》《岁月风华里的校园》《寻找一些光影和流年》等篇什,谈师长,叙写教学生涯的点滴体会,写孩子享受诗意语文之后的心灵感悟……从中看出一个“麦田守望者”所践行的千年教化之功结出的可喜果实,看出一个教育工作者心灵的真诚和富足。“当我怀着虔诚的心记下这些场景,只是为了记住一些即将逝去的光影和年华,记住一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们,记住他们明媚的笑容和清澈的思想,记住这些简单平凡日的印痕。……从他们身上,我学会了尊敬他人、景仰他人,学会了平等的分享,学会了用语文人的眼光打量生活,体会到了一个普通的语文老师在学习过程中的曲折、坚守和幸福。”“教育的本质是宗教的。”(怀德海语)在这个物质至上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把繁忙忙碌的日常教学当成一种宗教中的日课,这是一个真正的“麦田守望者”朴素而真诚的信仰。但愿高丽娜以“布道者”的执着守望精神家园,以文学诗意地生活。

《暮色降临》,高丽娜著,宁波出版社2015年出版

## 灵魂的安放与守望

□赵炳鑫



## 书香茶座

## 一个人的岁月,一个时代的心声

□曾建华

在文学形态多元化的今天,代表草根审美的打工文学一直是一个格调不高、不入主流的文学类别,同时也很少得到高居庙堂之上的批评家们的垂青。而作为草根文学,本就边缘的打工文学又不得不依你依我的“校园青春”、灯红酒绿的“都市情感”以及放荡不羁的“奇幻历史”等网络文学的攻取下,走上只能靠政府扶持才能生存的悲哀之途。正因为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涌现出数以万计的打工题材作品,但足以“打工者”正名、为打工时代发声的苍劲之作依然较少。或许董鸣鹤《打工外传》的问世可以弥补这样的欠缺。

与以往打工文学创作者文学修养相对偏低不同,出生于1972年的安徽籍作家董鸣鹤集打工者、学者、诗人的身份于一体。《打工外传》的热销与热评并非偶然,而是作者多年生命体验与创作积淀的一次爆发。作品不仅讲述了打工者临场体验式的生活故事,还是一个饱孕才情与思想的艺术创构。比如书中从“小犬”的出生——小山的出生开始,而以“冲天炮”的死去——城市中含笑死去作结。这种巧妙的安排,看似无意实则蕴藏着整个故事的主题和基调,是对从林都者吞噬弱打者青春与生命的血泪控诉,也是作者对打工人归宿充满乡愁式的反思。作者所谓的“打工”已经超越了打工者的局限,而是对过渡时代宿命式的深切关怀。尽管《打工外传》所呈现的是人物的苦难,但其悲悯的却是众生百态的存在苦难。这种关怀与思考几乎渗透在每一个精心结撰的叙事结构中,为整部作品奠定了

超脱而遒劲的格调,更赋予了打工主题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

《打工外传》的成功并不只是时代的需要,更在于其艺术手法的革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它以清新奇诡的语言,呈现出跳跃而富有诗情的叙事画面,并借助意识的流动,尽显世事的沧桑,给人以梦幻曲折却宛在眼前的之感。比如,随着大姑父的死去,“打工”故事拉开了序幕,“小犬”(主人公“我”的外号)、“金师傅”夫妇、“棺材铺老板”夫妇、“冲天炮”父女、玉面狼(郎)、师父“老操”、玲珑女孩、房东夫妇等各式各样的人物随着草蛇灰线般的叙事线索,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打工故事里。这些人物构成了打工者的世界,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心声。

在这其中,尤以“老操”形象最为丰满。老操是“小犬”的第二位师傅,也是带领“小犬”流入打工大潮的“教父”。尽管在全书中才出场,但却占据了最多的笔墨,远远超过其他人物。不仅如此,老操一出场便将这个“悲凉”的故事抹上了一层喜剧的色彩。在作者的笔下,老操既是一个渺小失败的打工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私贪婪、好耍奸巧的“老混蛋”。其“老气横秋”和愚蠢无知随着作者的叙述不断升级,最终升级为通宵麻将后醉酒驾车,最终撞翻了路边的牛栏,撞死了老母牛。也许是为了平衡内心的失落,老操对更弱小、更贫贱的小徒弟“我”极尽压榨、欺凌之能事。最后,“我”忍无可忍,与老操疯狂厮打,叛出“师门”。直到许多年后,大学毕业当

上老师的“我”才与这位昔年的“恩师”杯释释恩仇。而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老操的阴暗面并非生性如此,而是打工生活压迫扭曲的结果。记得休姆曾说过:“当我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矿工和手艺人时,他们造成的印象与矿工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也丝毫没有使矿工的生活变得高贵。他们只是画布上一团模糊的光和影。镜子中的反映物没有纵深度。”老操就像是这样一个没有纵深度的反映物,同时还是这面镜子,是“画布上一团模糊的光和影”。换言之,老操既是最悲哀的打工者,同时又是一面映照打工者阴暗内心的哈哈镜。老操形象的塑造,是作者以喜劇化解悲劇的一次成功叙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小说不仅赋予了各类打工者鲜明的个性,而且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深刻地隐射出城市与乡村的巨大落差。比如小说中的城里人都有名有姓有头有脸,因此总能高高在上地睥睨这群无名无姓的农村打工者。相反,渺小的打工者们则如尘埃般穿梭在城市的阴暗角落,似一群无家可归的“动物”漂泊在漫无边际的城市森林中。这种城乡之间的森然差别,让人震惊之余,又不得反思时代变迁、都市繁荣之后的苦难根源。尽管这种手法的使用还不够纯熟,但足以体现作者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

总之,《打工外传》描写的虽是一个人的打工岁月,但倾诉的却是一个被我们所遗忘的时代心声,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

《打工外传》,董鸣鹤著,外文出版社